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日記卷十二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尚書日記卷十二

明　王樵　撰

召誥附定殷作洛年月日譜

成王三年三監武庚叛命周公東征誅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封微子于宋

成王初即位周公攝政三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其秋王感天變迎周公歸三監武庚遂叛詳見金縢是時奄與淮夷徐戎皆叛奄淮夷與三監同叛見大誥魯征淮夷徐

戎當在此時蔡氏以為在再叛時

四年東伐淮夷遂踐奄王來自奄遷殷民于洛邑

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七年二月乙未王自周至于豐以宅洛告廟

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　十七日辛卯　十八日壬辰　十九日癸巳　二十日甲午　二十一日乙未　二十二日丙

申　二十三日丁酉　二十四日戊戌　二十五日己亥　二十六日庚子　二十七日辛丑　二十八日壬寅　二十九日癸卯

三月太保相宅○周公至洛

漢志云三月甲辰朔按此則前月小盡　二日乙巳　三日丙午朏　四日丁未　五日戊申太保朝至洛　六日己酉　七日庚戌攻位　八日辛亥　九日壬子　十日癸丑　十一日甲寅位成　十二日

乙卯周公至洛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周公遣使者告卜在此時　十三日丙午不言事將有事于郊社而齋戒也　十四日丁巳郊　十五日戊午社　十六日己未四方和會周公咸勤　二十一日甲子書命殷庶　召公作誥旅王若公

十有二月王在新邑烝于文武命周公其後

八年三月周公初于新邑告商多士

命蔡仲

奄與淮夷又叛滅奄歸告四國多方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步輦行也說見武成鎬京去豐不遠故每用輦行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武王又居于鎬皆以民歸日衆地不能容故也王雖在鎬而宗廟不徙故凡有大事皆至豐告焉本朝南京太廟似仍當存葢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孔氏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

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于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必以朏紀之亦與武成先紀旁死魄例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至厥既得卜則經營周召二公同受營洛之命于豐而召公先行越若語辭來太保自豐而來也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至洛卜宅者卜其地之吉即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又瀍水東是也得卜是已得其地即所謂惟洛食者也卜以戊申而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伻來以圖及獻卜即獻此戊申之卜也或言乙卯日周公再卜者非厥既得卜則經營觀此句則決無再卜

之事矣若容再卜則召公不待周公之至而即經營不為匆遽召公已經營而周公又卜不為繁複乎○既得其地則規度其某處為城郭某處為郊社宗廟朝市民廛此所謂經營也經營乃經始之事詩云經之營之庶民攻之經營定纔攻之故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也越三日庚戌至甲寅位成位成基趾成也是時四方民未集而殷民已遷在洛故就役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益達觀

之後即遣使獻圖及卜圖即新邑營之圖也

越三日丁巳至羊一豕一此益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于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也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内故也○郊社大事周公以人臣行之可乎益因事祭告奉王册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孔氏曰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牛二○正義曰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使知後常以此處

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牛二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按秦誓篇蔡氏云郊祭天社祭地至此又曰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前後不合○漢儒說社稷有三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氏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是鄭玄之所依按社者土地之神稷者五穀之神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王者立社稷為天下求福報功句龍后稷皆人鬼以句

龍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非即祀以為社為稷也○正義曰經有社無稷是社類知其同告○左氏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本與稷為祝融等皆以五行之官死配五行之神武王告于皇天后土本不當引此為說不然是共工氏之子而與皇天並尊矣武成孔氏注云后土社也以后土為地社即祭地却是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

之地祇此二語最分明以此知天地不合祭亦别無北郊以祭地也○惟天子祭天地有郊有大社是也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立社曰置社各以所主而祭○正義曰禮廟成則釁之此其釁之禮與廟有土木之功故郊社先成而釁之○巳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將用書命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脱簡之在康誥者曰三月哉生魄即是三月十六日巳

來四方和會周公咸勤皆在此時至甲子用書命即洪

大誥治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孔氏曰于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按庶殷殷民也侯甸男邦諸侯也孔説誤下正義同○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

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所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〇王氏曰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丕作言趨事也言庶殷則諸侯可知殷民若未易使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

以書命而丕作悅以使民可知○林氏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位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爾萬年之業成于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周召二公相繼以終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營祭告命殷殷作者周公也位者定其作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緒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至越自乃御事庶邦冢君

諸侯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為禮且致慶也周公將歸召公因公以陳戒于王旅陳也陳王及公兼幣與誥兩意但誥邊重其辭曰陳王及公而其意欲因公以達之王也對周公言之則其辭不得不如此爾誥告庶殷益殷民雖遷而向化之心未純當有告教以開導之然其根本則在王身故曰自乃御事此召公旅王及公之大旨也實管攝一篇之意篇中王先服殷御事與讐民百君子保受威命明德即誥告庶殷之意敬德即

自乃御事之意敬德諴民祈天永命何莫不自乃御事哉御事或以稱大臣或以稱天子猶漢人稱朝廷為縣官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至曷其奈何不敬大明詩曰天位殷適音的俾不挾四方言紂所居之尊則天位所傳之正則殷嫡一旦失道雖欲挾四方而有之有所不能此與召誥同意殷嫡即元子也天位即大邦也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其命之不常如

此故今王受命固有無疆之美亦有無疆之憂所以美者以嗣為元子撫有大國也所以憂者以此美一旦或改而之他也無疆是言其大非言其久惟恤即在惟美之中所以然者以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爾故復嘆息而曰曷其奈何弗敬曰奈何又曰曷其深言不可以不敬也朱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也下文反覆推衍此意爾敬字重看實一篇之要領其原自皇天無親克敬惟親來蔡氏謂敬則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

遠乎天可謂得其旨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至王其疾敬德孔氏曰言天已遠終商命此商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正義曰遐終者言其一去不復返也○方殷之未亡即今日之休也而厥命遐終于滅德之紂兹殷多先哲王在天不能下為其子孫之庇紂以暴其民甚而自亡我文武以勉德而受眷命此見天命之不常而無疆之憂乃在于方休之日知憂其憂而疾敬其德

則休可常保不然天命已改而不知猶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即不敬德之明監也至是紂雖欲悔過而已後矣敬德豈可以不疾乎○袁氏曰疾敬德者更無等待遲疑只令便下手○按後王惟謂祖宗可恃則謂今日躭樂未害而不能疾敬其德故召公極言以殷先哲王之多累世基業之厚宜若未易動而紂一失道大命遂一去而不復返可見天命無常而祖宗不可恃故王當疾敬其德益監于亾殷自凝新命正在此時少緩則後

矣所謂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得失之幾惟見之
蚤則戒愼恒先于事敬德豈容于不疾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旣言商
事又並舉夏商言之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夏嘗如今
日之休矣今時既墜厥命天廸格保面稽天若商嘗如
今日之休矣今時既墜厥命祖考之休難為後世憑藉
如此則疾敬其德王亦自求所以面稽于天者可也○

天廸謂啓廸其德從子保謂禹傳子天即從其子而保之格保謂格正夏命然太甲克終允德則亦從子保也吁從子保者天也攺厥元子者亦天也孰謂天與祖宗可恃哉○禹湯受命皆天啓故並言天廸但堯舜傳賢之後傳子自禹始革命自湯始故于禹言從子保于湯言格保皆以前此所未有也而聖人所為即天心所順其無間乃如此面稽天若非召公洞見天人之際不能言也

令冲子嗣則無遺壽耇至稽謀自天幼冲之主于老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而弗親則無從而受其益無遺者親之之謂也老成之益言其能稽我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興亡之鑑莫備于古人之德而吉凶之理莫嚴于天非與古人同其用心者不能知古人之德非踐履至到心與天通者不能稽謀自天壽耇之臣閲歴諳練之久其于古人之德論其世知其人如身在其時由其得戒其失如事

在於已冲子于是資焉則于往事有所監而可以不繆于是非得失之塗矣德之在于古者遡于既往而易見理之在于天者隱於未形而難知格人之智配于元龜其于天也一發謀一出慮皆若面考敬順而無違斷然必如是而不爽冲子于是資焉則于來事有所决而可以不迷于吉凶悔吝之故矣成湯之聖先民時若況冲子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至用顧畏于民碞元子哉見其

休之意然不可知其休而不知其恤也故其大能諴于小民今休諴者得民心之和也今休者眷命用懋乃前人之休爾治化惟新導迎和氣斯王今日之休也王當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不敢後後所謂疾敬德也民碞者天命之得失恒于斯國祚之脩短恒于斯故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人上者知莫險于民則不敢後于敬德以諴其民矣

王來紹上帝至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

里均焉故謂之土中宅洛之意蓋為此旦周公名也君前臣名舉周公之言以證自服土中之意紹上帝言繼天出治周召二公之意以洛邑成而王當親政故言自服于土中配皇天即紹上帝之意毖祀上下自時中乂即自服于土中之事也中乂謂自中而布治于四方也

○上就元子言而勉其誠小民以凝今日之休疾敬德以為諴民之本此就宅洛言而上節之所期者正將于新邑初政卜之也紹上帝即元子之意自服土中即丕

能誠小民之意曰自服者王令親政非復如昔者仰成大臣而已舉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遂言王當終有天之成命而治民令休矣周至文武天命已成此言王當終有成命者王必自求所以面稽于天者而後可謂之成命也天有成命斯誠民之至而信為令日之休也此令休字與上相應上期之之辭也此決之之辭也

王先服殷御事至惟曰其邁此與下條乃自服之要領宅洛以化殷為重故特言之化殷以服其御事為先殷

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殷人之所視而從也周公言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周御事之賢可知以殷御事親近副貳周之百工率與共事朝夕薫陶以節其性性如性之欲也之性節如好惡無節之節性本有節惟為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反與正人居事有所觀意有所制習染之非不得不止好惡之節如水得防日進于善而不能自已此正人夾習之功也以人治人此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言治人以身為本蔡氏曰所猶所其無逸之所按所處所也此説出于呂氏人頗嫌其新巧然理苟是則何新巧之有經傳言敬處每有此意如云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在宮在廟不同所矣而心之敬則一又如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出門承事不同所矣而心之敬則一又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居處執事與人不同所矣而恭敬忠之心則一以此觀之敬作所之義可識矣○敬則此心收斂于天理之中性

之所發亦不待於節之而無不節矣纔一不敬其德則心入于非幾身陷于非道何可以不敬其德邪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商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敬之意二不可字即因上不可字而翻之也大抵此篇以敬德

誡民永命為主而以夏商之興亡反復申戒相古先民一節兩言今時既墜厥命此節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正相應處天之長短人國祚非人意可以測度其灼然可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爾天何心哉惟德是輔使禹湯或不敬其德則禹湯亦墜厥命矣天眷豈但子孫不足恃而已乎

今王嗣受厥命至王乃初服嗣受厥命因夏殷而言天命不常有墜有興不過自彼而移之此爾文武受之今

王則嗣受之矣孰不以為藉文祖之耿光承寧考之休烈而我則謂亦惟即夏之所傳于商商之所傳于周若循環然非一家之器也故不可不嗣其有功者有功謂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嗣禹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夏嗣湯之功方謂之能監于有殷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尤當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其德以祈天永命為周家有功之君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至知今我初服又更端嘆

息深明謹初之意以生子喻之凡人之生子其明智其壽考皆定于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今王受命之始亦猶子之初生況肇卜新大邑而居之是又一初也天之命以哲命以吉凶命以歷年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所謂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茍不敬德則命以凶而蚤墜厥命矣可不謹乎○孔氏曰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智命無不在其初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令天制命惟人所修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吕氏曰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人初無智愚之别所以有智愚者于已取之而已下愚為自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

宅新邑至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上言知今我初服見哲命吉凶歷年皆未定惟視初服何如故此遂勉其疾于敬德而用是以祈天永命祈天永命即吉與歷年也曰德之用見無他道也疾云者正在此時緩則

後矣○眞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今曰祈天永命何哉葢一于用德乃不祈之祈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用猶以也此曰用德祈天永命下云以小民受天永命德之用小民之以葢皆言無他道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至越王顯兩其惟字相對意實相承謂王不可專以刑齊民惟以德順導之則有功使王德果超乎天下之上則人皆觀感而化矣何俟於刑哉○德首出庶物則非彝之小民化爲用德之小

民矣正所謂若有功也何以殄戮為哉○非彝之過民之無知也殄戮之敢君則不已甚乎是謂強驅之無功也民之為民也順導之則有功其惟王高天下以德則服天下以心民皆儀而刑之徧為爾德矣于王豈不顯乎

上下勤恤至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上指王下指羣臣恤即所謂無疆之恤也欲君臣同心勤勞以憂其憂其曰者同以是為期也夏有桀而歲終四百夏之歷年不

遇桀未亡也商有受而祀終六百商之歷年不遇受未亡也使周之嗣王皆嗣德則歷年又豈可以夏商已往者為斷哉故欲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謂兼之也年所之多歷如此斯可言永命矣而豈求之於他哉欲王以小民受此于天而已命在天于小民乎何預天無心以民為心得乎丘民則得乎天矣葢以小民者勤恤之實而永命即所謂歷年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至用供王能祈天

永命蔡氏曰讐民殷之頑民與三監武庚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奉幣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按保受王威命明德如咸勤誥治而使之和會丕作于前申命毖戒而使之化訓柔服于後此則受命營洛大臣之責故召公以之自任至于終有成命以顯于後世此則在王而不在我故曰我非敢勤言我非敢曰與有勤焉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敬德者王之所以能祈天永命者也自服土中則王之時自貽哲命則王之事故惟王能之而非他人之所能與我于王毖祀之時惟恭奉幣以供王之必能乎此而已○保受威命明德我非敢以此為足以效勞于王惟以祈天之實在王我于毖祀之時惟恭奉幣以助王休享期于終有感格之實而已王之所以能祈天永命者在平日所脩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而召公以奉幣為言何也祀于新邑

又對越之始其感通在王其奉幣以將其誠敬在我葢召公謙言以歸重于王也舊説我非敢勤指永命説夫永命之事所當上下勤恤而又曰我非敢勤可乎○王末有成命末有者終有成效不虛諸顧望之意

蔡氏總括一篇之意謂其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此數語可謂盡之三代而下正由不知祈天之本在民得民之本在德此古今所以相遠

也諸誥多出史臣所脩非盡當時本語惟此篇首尾渾全詞意反覆老臣愛君深長之慮經練世故切至之計謞然可得于言外葢旅王若公當時之本書而史氏傳之者也程子曰知天命者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

賢皆此道也愚謂此召誥所以為至理微言而非漢人以下所可與語者也知脩德之至常人可至于聖賢則為國而祈天永命是益一理也故自貽哲命則命哲命吉命歷年亦一而已非既有昏明之命又有厚薄短長之命也人以孔顔之未得其報而疑之乃程子所謂以淺狹之見求之者也若以古今大觀則得其常者多不得其常者少譬之寒暑有常時或有愆而未有不反其常者也

洛誥

召洛二誥作洛之始終也召誥記其始事與召公陳戒之辭故名曰召誥以經始之者召公也洛誥記其終事與周公遣使告卜與王往復之辭及留後治洛之事故名曰洛誥以周公之事以洛為重也○篇首惟三月至大誥治二十八字舊脫簡在康誥今正之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至乃洪大誥治營洛自周始故曰初基洛在鎬京東故曰東國洛居天下中四方之民大和悅

而集會男下獨有邦字以五服男居其中以該上下周九服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此會于洛者惟内五服也庶邦之百工播布民和率與趨事並見而即事于周言百工之勤也周公咸勤以召誥致之已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所謂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糇糧則周公咸勤之事也甲子書命即洪大誥治也誥治即書命下文遣使告卜又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書命之前與此不相蒙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介甫曰先儒以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以書攷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為辟何復之有按此介甫說書有功處○明辟期之也下云其基作民明辟後云亂為四方新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至作民明辟作洛為自時中乂以承天眷故于其始造謂之基命于其有成謂之定命命天命也即所謂天休也言王幼冲如不敢及知此

事故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

予惟乙卯至伻來以圖及獻卜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洛都也周公至以乙卯而卜不在乙卯此但據已至乃獻卜追述卜事故云然也先卜河朔黎水者殷民重遷以河朔為便故先卜之不吉乃改卜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

兩云惟洛食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故云食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袁氏曰黎水言河朔則知澗瀍皆河南○呂氏曰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說以聽命于天而已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已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鄒氏曰王城下都皆在河之南洛之北距洛近而距河遠下都尤近洛水故曰洛陽西闕陽

縣而河南郡治焉東漢魏晉後魏皆為帝都而王城累代但為河南縣至隋大業中遷都城于河南并遷洛陽縣于都城中唐宋因之而洛陽舊縣遂廢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至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按上文周公以為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故此成王答以此乃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故來相宅以作周匹休葢公歸重于王而王又歸重于公也匹休者鎬京興王之地既休矣作洛

以宅中圖治為匹其休也蔡傳匹休只是對答之義敬以心言匹以事言休皆指天眷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貞當也既得吉則公敬天之休作周匹休之心遂矣是不特我當其吉而公亦當其吉也自今以始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乎始之相宅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答其基命之語繼之定宅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答其定命之語萬億年敬天之休謂永于此而承天眷也曰公其以予者歸重于公也誨言孔氏以為求誨言蔡氏以為

謝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自此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周公自洛歸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還政退老之辭也觀召誥出取幣旅王若公則公之歸鎬明矣○肇始也庶事之始非令始之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定都之初首舉盛禮祀享神祇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

焉有祈焉新都始建王躬涖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往永奠中土祈鴻休也經文正意只是如此其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乃呂氏推説○臨鎮新都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祭祀之義在君者如此故為格君心之要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祭祀之義在羣下者如此故為萃天下之要

予齊百工至庶有事齊乃整勑之意非遴選之謂從王于周從王往新邑也予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予惟謂之曰庶有事予有事事在下即記功教工及嚮就有僚等事也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下文令王即命曰以下即是教成王以如此施行也新邑之治所資者臣旌于既往所以勸于將來故記功宗示功載乃教工之第一義如此乃可以若彝撫事如予而以在周工嚮就有僚立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皆在斯舉

矣周工即所齊之百工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至敘弗其絶即命命百工也教成
王發命曰記録功臣之宗勲勞之最大者以功作元祀
凡功臣祭于大烝而為功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
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可推矣報功莫重于祀言
祀則凡慶賞可推矣既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
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者當益厚輔王室可也丕視
功、載者大示記功之載籍也乃汝其悉自教工者謂所

加而當則人莫不勸是人人勸功繫此舉以風示之非悉自教之而何朋謂私所好而不公也言百工視效如此孺子其可私所好而不公乎一或私所好而不公則其弊不可勝救矣王安石配享而宋政亂小人假紹述以濟其私豈不眞若火始燄燄而終至不可絶乎○從祀大烝乃後日事而功次定于生前葢當時之制漢高帝定元功十八侯位次猶此意與○周公攝政此等大事葢不敢專而有待于成王之親政故令語王以宅洛

所當行而首及之祀禮之後此為新政之首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至汝永有辭孔氏曰其順常道及
撫國事如我所為惟以在周之百官往行政化于新邑
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寛裕之德則
汝長有譽于後世○正義曰考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
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攝
政之時事所施為也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
于新邑○按若彝以常所持循而言撫事以臨事聽斷

而言成王親政周公欲其如予以若彝則舉動可以無愆如予以撫事則聽斷可以無失既示之以身又欲不改其臣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在周工乃周公之所擇任者使各嚮就有僚謂于新邑各就其故列以效職也非明作無以有功非惇大不能成裕然四字只一直意欲其如此也新邑之治如此則汝永有辭而有無窮之聞矣○伻嚮當依孔氏說蔡氏謂使百工知上意嚮似近于鑿明作作當為振起之意孔氏之訓未是○易泰卦

九二曰包荒用馮河謂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必有包容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寛裕詳審弊革事理而人安之又須當幾而能斷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此二句非相悖程子謂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後之君若漢文帝寛仁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其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責過甚之失此二者宣帝近于明作有功文帝近于惇

大成裕氣象可謂似之然文帝用黄老宣帝用申韓又豈足以知先王之明作惇大哉○周公此二語為萬古之法程少墮一偏未有無弊者宋仁宗甚似漢文帝養成一代忠厚之風韓范富公當時柄用皆欲有為而不果神宗有志振起而任王安石行新法宋室自此多事少偏即為弊益百世可知也

公曰已汝冲子惟終此上詳于記功敎工内治之事此下言統御諸侯敎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至惟事其爽侮王者之統御諸侯必
先識其向背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敬而已
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百辟誠于享上者
亦識其不誠于享上者享不在幣而在于禮禮者恭敬
以為本而節文以將之是也幣有餘而禮不足惟曰不
享如儲子得之平陸而不來見是無敬賢之實而謂可
以幣交也故孟子引書而釋之曰為其不成享也○新
邑既成自此以會諸侯受其朝享故語以當識其有享

有不享者此惟克敬者能之所謂享者不在物而在禮觀春秋諸侯事霸主但供其求而霸主亦不計其心之誠不誠也此王霸之分也周公以為百辟雖來而心不享此王之所當察而躬自省者也不待不朝而後見也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以周中世諸侯唐中世藩鎮證之無一不驗也○曰不役志于享則外猶享也而慢上之心已效于下僭侮之端已形于外此知幾者所早見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至無遠用戾孔氏曰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按說文頒分也周公嘗不暇于先令成王親政而繼行之是分其所不暇也所不暇者何即下文所謂棐民彝是也棐民彝兼教養而言即井田學校諸事天下惟此二事為大以聖人為之常若不及也觀六典所載事為之制曲為之防除君身外無非為斯民恒産恒心之計則周公之汲汲不暇亦可想矣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此二句義互相足有事有言事則

有施行次第欲王繼之言則平日所陳于王欲王行之昔乃正父作君師于天下惟于是道是崇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是也我惟篤之不忘叙之不紊故天下不廢我命令王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則天下亦不廢乃命矣裕之一字聖人教養之道因利而利不强而民勸因性而導不廹而民從衣食足禮義興皆所以裕之也

頒字依說文之訓為是若作為巳頒布所不暇則非告君之體且字亦欠雅

王曰公明保予冲子至咸秩無文成王答公言公明輔

我冲子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先烈答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宗禮備舉公誨不敢畧者益一一領挈之意公于冲子言則欲行之也冲子于公動則必資之也故凡公之誨皆還頼公明保而以予如此○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有常也居師安宅其衆也此答彼裕我民之語宗功宗將大也此述記功宗之語咸秩無文述肇稱殷禮之語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至予冲子夙夜毖祀此因公有明

農之語極稱其功德為朝廷所倚重未可以言去之意此留是在鎬京留留其去下文留是在洛邑留留之治洛也明光勤施自公言之作自四方言之旁無方所也公之德不可形容自四方之人興起于公之德者皆穆穆和敬則在公者可想矣明光于上下是竪説勤施于四方是横説制禮作樂以納天下于中正和順之域即公德明光勤施之實也天下皆由于公之禮樂是即旁作穆穆迓衡也迓迎也有方進意衡平也天下皆在周

公光宅之中天下皆嚮周公日新之化故曰迓衡文武
勤教即所謂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者文武既沒得周
公而繼續光明之不迷失于天下也公德如此予小子
夙夜毖祀而已天下之事方仰成于公公可以言去哉
王曰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又言公之功所以輔我啓
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周公位冢宰則有
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啓廸之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留周

公治洛也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可知就君于周周鎬京也○蔡氏謂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令考經文初曰自服于土中曰宅新邑而後止曰來相宅而已是有此意但成王不果遷之意必嘗與周召議之已定然後命公留後而經不詳矣及觀漢地理志謂宗周與洛邑通封畿乃知都洛者必以關中為根本營洛之初意亦未必舍鎬京也觀曰作周匹休是二都

並建非至後代而始有矣
四方廸亂至亂為四輔廸將其後指治洛之事成王去
而欲周公于後啓而大之也監我士師工即伻嚮即有
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之意公前以勉王而今王以不
果居洛而以此任屬公焉欲公留鎮使治洛者有所視
法也○畢命言周公克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既歷三
紀世變而風始移殷民之難化如此使非周公留鎮監
我師工則愼始之政誠有未易言者○四輔引漢三輔

為證不知周制然否又洛邑而謂之四輔何居〇或曰

主鎬京而言豳岐豐皆先王之舊都與洛為四輔

王曰公定予往已至四方其世享此王與公决而歸之

言也此前必有公答王之語猶未肯决為王留故王言

公定定止也予往已公勿復辭公功肅將祗歡正見當

留意肅將順政教于外也祗歡懐敬愛于中也人心于

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非困我哉我惟

無怠于安民之事公留而勿替所以儀刑我臣工者則

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于無窮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至弘朕恭拜手稽首當句絶孔氏曰拜而後言許王留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為去以留為來王于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周公分言之爾○按拜是受命之禮王曰誕保文武受民故周公曰承保亦自任之意曰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辭繁而不殺者見其所承之重也弘朕恭欲展其事上之敬意

在下文下兩節一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即所謂弘朕恭也一以治洛之事自效即所謂承保也○惟此洛邑之民文祖誕膺天命為受民之始光烈考武王永清四海為受民之終所以保之者不無待于後人之承也而王以命予予以來此洛而豈徒哉承保文祖之受民使其德之所未洽者于是而大行越乃光烈考武王使其功之所未被者于是而有終此周公許王留而自任意也又云弘朕恭者即誥告庶士越乃御事之意似不必

引證孟子孟子在周公後周公此時何嘗曰大我責難之恭也

孺子來相宅至惟王有成績因其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周公以治洛之本在王故以事之在王者言之典者文武之所講畫咸以正而罔缺者也大惇典則法必監于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獻民前代之舊臣世家能知其善政而守其遺風者也大惇獻欲王盡簡而用之則材不棄于異代而習其故事知其土俗以治其民又

易入者此二者治之要也治為四方新辟即作民明辟之意君德莫大于恭伊尹曰接下思恭孟子曰賢君必恭儉禮下作周恭先者以恭而倡後王也漢帝之謚常冠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欲以孝相傳也亦恭先之意下因言予將何以為王期哉亦惟曰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三句相連葢中乂則咸休咸休則成績也成王既不果居洛而猶曰自時中乂者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之常居于斯而後謂

之中乂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至乃單文祖德多子衆卿大夫也大夫皆稱子篤前人成烈前人成烈即咸和大定是也周公何以篤之即誕保受民化讐民為友民是也此句最重下四句皆本此答其師答文武之民也孚信也臣道莫大于信以此許于君而能踐之以此為天下所仰望而能副之斯可以言信矣作周孚先者周公欲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成王也刑儀刑也儀刑四方

固在王身導廸彝教以成之者公也單文祖之德單盡也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文王之德至是而始為單盡也成烈以事功言篤者繼有所事之謂內有工夫文祖德以風化言單之者無所不被也是自然無工夫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伻來毖殷至拜手稽首休享上文成王留公公為許留皆在洛時語既而成王還歸鎬京遣使來洛誥毖殷民

因命寧公寧者慰問公安乎以公初離鎬居洛恐有未
習故來安之敬愛公之至也于是使者且歸公述其事
及已祭告陳勸之辭以授使者歸達之王也秬黑黍一
稃二米和氣所生釀為酒名秬鬯以其調鬯也尊以彝
為上罍為下卣居中未祭則秬鬯盛于卣及祭則鬱鬯
實于彝明潔禋敬也言致其明禋拜手稽首以休享于
公也鬱鬱金香草煑以和酒者不和鬱單謂之秬鬯和
鬱始謂之鬱鬯經文但言秬鬯葢臨祭以灌始和鬱祭

傳云鬯鬱金香草誤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周公不敢當成王之禮則以禋于文武為成王禱焉

惠篤叙至殷乃引考此祭之祝辭惠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彊無有遘罹自疾福及子孫萬年猒于乃德無不惠順福及殷人亦乃引考引考猶言壽考也子孫黎民之福亦王之福故曰皆為王禱也

王伻殷至其永觀朕子懐德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

言王當使殷人聽受教條次第于萬年其永觀法我子之德懐念之而不能忘也葢布此教條次第雖我誕保者之責然王必有所以使之聽受而不違者其永觀視王而懐念其德可爾亦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之意○此是一句書意謂使無德可觀法可繫念則雖有教條次第不能使之聽受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至王入太室祼此史臣記成王在洛之事也戊辰十二月之日也烝祭歲者猶云烝祭

以脩歲事也因歲事之常告文武以周公留洛之事盛其禮而用特牲騂赤色册告神之册書逸史逸也讀册告神謂之祝逸祝册者使史逸讀册書也古者褒賞功德必于祭日示不專也王賓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皆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傳中秬鬯當作鬱鬯說見前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禋咸格表敬重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

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爾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為重故言王祼其命周公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面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

王命周公後至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冊者告周公之策命也逸誥即所謂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也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為十二月之日也惟七年明上文皆為七年事也詳見召誥年月日譜○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

月則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作洛還政皆在此年此史家倒記之法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句惟七年句吴氏不知古史之體乃云周公留洛凡七年而薨未見何據乃臆說也○逸書亳姑之序曰周公在豐將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孔氏謂欲葬成周者公以巳所營示終始念之成王葬之于畢者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孔頴達謂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

豐如伊尹之告歸也然則周公留後于洛不知幾年又

曾告老在豐其非覺于治洛明矣亳姑在周官之後君

陳之前

多士

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知是殷之士大夫○先

哲王之多子孫之盛無如殷者其麗不億後之膚敏而

祼將于京者即昔之不服者也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惟三月者成王

祀洛次年之三月金氏謂即召誥周公至洛之三月非是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至終于帝紂固司王罰者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于周而致王罰于其身焉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至我其敢求位以小國言之非有勝商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覬商之心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秉為謂其向背有

常不可移奪上文言不畀殷而畀我恐殷民不信故此
言惟帝所不畀者民所秉為者也民所秉為者天所明
畏者也天不外乎民民不外乎天知天民相因之理則
知民之所亡亡之天之于商也天之所亡亡之周之于
商也初何有一毫私意乎其間哉
我聞曰上帝引逸至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上帝引逸有
夏不適逸吕氏之說甚佳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
義理之逸所謂順理則裕則上帝引逸是也從欲惟危

則有夏不適逸是也多士多方皆言降格此註云與呂刑降格同而呂刑下又無明註惟彼孔疏引楚語民神不雜之語則呂刑降格葢如神降之類此降格于夏亦謂天出孽祥于夏爾○降格嚮董子所謂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有夏弗克庸帝所謂及其不攺而傷敗乃至者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至罔不配天其澤湯之于夏武王之于殷也其順天應人一也而商士未釋然于此然

則成湯之伐夏非與于是以爾成湯之事告之○俊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天下益旁求有素又前此之事也甸如治田謂之甸以喻區畫四方之務無不得宜亦如此也○用人以治天下立政之大經自用則小失人則弊○自成湯至于帝乙言商家賢君之多罔不明德恤祀言皆守湯之家法顧諟天之明命湯之明德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湯之恤祀也○惟天丕建保乂言天之眷商也愈隆罔敢失帝言君之事天

也愈至操存于心者不敢失帝之則敬之至也推行于政者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

在今後嗣王至罔非有辭于罰吕氏曰誕罔顯于天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况曰其有能聽念先王勤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葢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勞必不忍滛泆以蕩覆之也夫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

罔顧于天顯則不畏天矣罔顧于民祗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舉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兹大喪也○金氏曰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貫盈我有周奉辭伐罪其亡乃自取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至肆不正蔡傳發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一段極精○金氏曰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紂死于是武庚死于是何不正

如是乎生乎其地而為良者鮮矣

王曰猷告爾多士至時惟天命兩個時惟天命對看上時惟天命謂變自爾邑開爾動之端邪慝不正有當遷之理下時惟天命謂廸簡必有德章德乃天命而非君之可私也令爾滅德而欲求用得乎○循商故事即廸簡有服之故事也葢周遷殷士于洛者欲其率德改行惟循廸簡有服之故事而矜恤之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至比事臣我宗多遜昔朕來自

奄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討王師還即王來還也有三監淮夷獨言自奄者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真氏疑遷洛不可以遐逖言愚謂離其故土使遠于惡俗即遐逖也○四國之民罪皆應死而王悉從降減所以明致天罰者不過遷之于洛使離其惡俗而已罰亦薄矣然豈真以爾有罪而比于罰哉亦使爾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夫固將以化之也非罰之而乃化之恩何

厚乎離爾故土爾自以為不幸而不知其為甚幸也而乃猶有所怨望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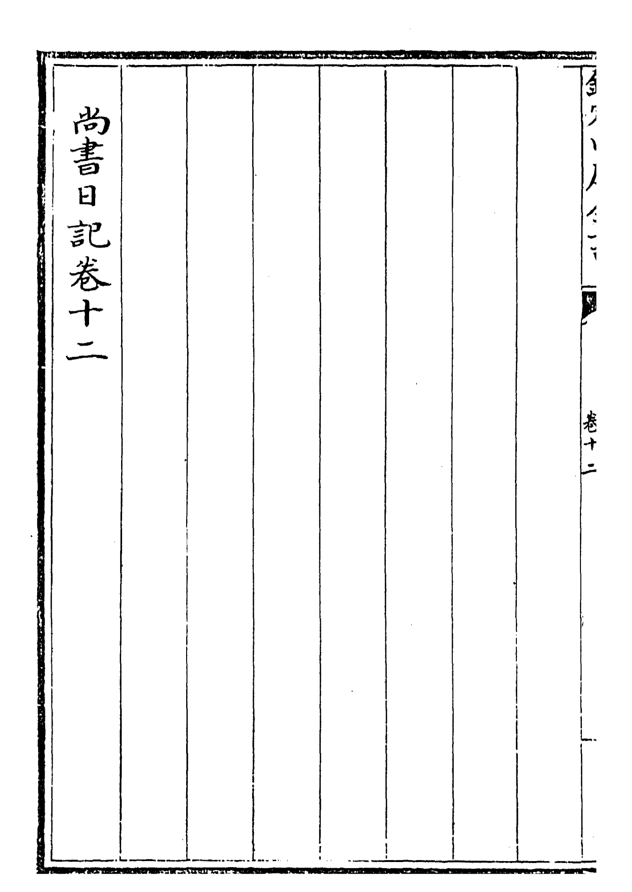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至爾攸居告戒將終又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言我惟不忍爾殺故惟告命之是申自奄既命之玆又命之無非欲汝之曉悟而已且我所以營洛者有二一為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故有王城之建一則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有下都之營分爾以田猶舊日

之有田也任爾以職猶舊日之有幹也授爾以廛猶舊日之有止也意當時殷民懷土者有遷徙失業之憂故言新遷未嘗失業國家之處爾亦可謂厚矣爾之所以自圖吾之所以望爾盡于一言曰敬而已矣小心翼翼畏義畏法敬之謂也爾克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自今以往爾惟宅爾邑以安其井疆也繼爾居以嗣

俾其居業而貽之子孫也安居樂業之下勤耕鑿而時
作息者于兹洛焉外王罰而享壽考者于兹洛焉不但
爾身而已爾子孫乃興起而繁盛者自爾遷始焉爾能
如是斯不負我國家待爾之意矣○前多遜期之也此
多遜稱之也○繼爾居葢草創之後有接續不已之意
安之而有常居之心故續續不廢而有所增也○吕氏
曰多方多士篇末皆有又曰葢殷勤以續前誥然多士
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

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多士一篇言興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由于德言德則本于敬其曰爾土爾止有幹有年遠至于子孫備盡人情以導而勉之于善慇懃反覆可謂至矣抑殷人自奄師之後使遷則遷役則丕作非尚有悍然難服之意而周公詔告之勤如此何也葢聖賢之化貴于表裏之交孚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為緩而聖人以為急也



尚書日記卷十二

尚書日記卷十三

明　王樵　撰

無逸

張氏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葢敬則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為心則為恭為畏為不暇為克己尊先王之典彛而享國至于長久以逸為心則為傲慢為躭樂好田獵峻威刑聽小人之邪說而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召公以敬之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

之說繼於後惟恐其墜文武之業也不如是則不足以為周召○呂氏曰逸豫者禍亂之原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所字說見召誥國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家以勤而成以逸而敗事以勤而立以逸而隳心以勤而存以逸而放故君子所其無逸無逸者君子敬戒惕厲之心也所其無逸者君子所以為敬戒惕厲之窟也置此身于天理之中動靜食息將必有事

焉使有時而操有時而放則怠荒有乘其隙之所矣怠荒有乘其隙之所而烏在其能無逸耶所謂無逸者無時無處而不在于無逸焉則君子誠無可以自逸之所而君子之于無逸也乃恒其所者也是之曰所其無逸

○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艱至危如履虎尾如蹈春氷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

讋民在甸夷隷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奉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而自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内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益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〇胡氏曰古之人君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有人

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
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
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愼而後出奠而
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
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祇懼不使放心邪氣得少入
焉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
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

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默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按魏胡二氏之言無逸之義疏也魏氏及于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正無逸本篇之㫖胡氏及于憂勤乃所以端拱無為又謂勤勞非衡石程書之謂無為非遺棄萬務之謂更足以發明無逸言外之㫖學者宜深玩焉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呂氏曰此言先

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于安逸則深知小人之依未嘗知稼穡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按本文先知字與則知字為對蔡傳以勤居逸一言最簡而盡而呂氏之說亦得其語意但備嘗二字未盡先知之義如太戊文王未嘗舊勞于外舊為小人而稼穡之艱難如身履之則有不必備嘗而後知者矣此大指重在于知知不知在心而非論其事也則知小人之依言不縱逸不以土木力役妨民亦

且是粗說○金氏曰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縱于逸無逸者謂其勿縱于酒色躭樂與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以其先知稼穡之艱難乃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民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處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不知小人之依則但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

意篇首舉其端而篇内詳之○按經文數逸字頗不同有逸豫之逸有安逸之逸所其無逸逸豫之逸也所謂惟耽樂之從也非止一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安逸之逸也後王生則逸亦此逸字惟生于安逸不知艱難所以惟耽樂之從也此在本篇自有兩義不可不知相小人厥父母勤勞至昔之人無聞知蘇氏曰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況于王乎○蔡傳以逸為逸與上以勤居逸為對人君之位本逸者也故曰以

勤居逸小人不可云以逸居逸故改居字為為字○不知稼穡之艱難句乃逸乃諺既誕句上文讀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為句此卻于艱難句斷故蔡傳云其子乃生于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此順文解句也而首則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此摘文總撮一節之意與上文以勤居逸為反對故其言不得不然非于乃逸為句斷也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云者謂不知稼穡

之艱難而縱逸自恣爾陳氏經徒見此處有以逸為逸之語遂移之以解上文曰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為逸不當以逸樂為逸也如其說是必併改上文之居字為為字而後其義始可通也其亦失蔡氏之意矣○舊有先知稼穡之艱難乃謀逸豫之說而蘇氏非之以為周公方以逸為戒何其謀逸之亟也當知始勤終逸之說固非以為艱難乃所以為安逸者亦非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至七十有五年孔氏曰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正義曰中宗廟號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吕氏曰上既論無逸之理此復舉無逸之君以示之法此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敬也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持也内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而不違其則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五年何也惟敬則壽也操存則

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于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此理○金氏曰天命天所付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為己尺度不敢踰越也○孔氏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愚按敬畏得壽葢無逸必寡欲寡欲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欲多欲而克壽者亦鮮矣如呂氏推說敬則壽之意亦佳享國七十有五年自堯舜以後未有久于此者後代享國有及五十

年者已為絶少而又多不克終○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享國年數皆以在位言惟穆王享國百年則通生年而數○蔡氏曰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考矣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至五十有九年孔氏曰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與小人出入同事○正義曰使與小人同勞其時盖未為天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亮陰説見商書宅憂亮陰三年

而猶不言所謂恭默思道也其惟不言言乃雍和發無不當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用能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化行俗美謂之嘉四方安業謂之靖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未可小大無時或怨萬民咸和也此所以為嘉靖也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享國永年○傳中和字因發言和順而生其實和之發于身本于恭默思道和之達于政著于民本于不敢荒寧是高宗之得力處亦在一敬字而已金氏謂知

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以此證高宗尤切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至三十有三年孔氏曰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在桐三年起就王位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凡祖庚賢武庚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于人間故云久為小人史記云

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按祖甲之說不同孔穎達以鄭玄為妄造蔡仲默以國語為承譌大抵說經且當以經為據必欲取證于傳記雜說多有不合亦難盡信商賢聖之君六七作周公獨舉中宗高宗祖甲三人言之凡再且曰茲四人廸哲則祖甲者二宗文王之流其為太甲或武丁之後有賢君為祖甲而非傳記之所及皆不可知要當取信于經而已○據經

祖甲未嘗稱宗據史惟太甲稱太宗殷家所宗太甲居首而祖甲不與周公不應舍太甲而稱祖甲但欲決以為太甲則又未有據○孔氏謂太甲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者謬說也○殷王之稱甲者五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祖甲蔡氏此說良是其曰要以周公之言為正者誠確論也○史記帝甲之說恐因于國語國語之說則謬傳也○爰知小人之依爰字本舊為小人來能保惠于庶民能字又本上知字來周公之

意非謂人主必嘗居民間而後能知小人之依也在高宗祖甲則其事實如此故亦据其實而言爾不敢侮鰥寡謂于庶民中尤敬及鰥寡此皆本于身歷閭閻備嘗民之艱苦而得之能字最有力非鰥寡庶民實受其賜而可謂之能哉○三宗壽數不可攷以經文推之中宗即位必蚤高宗次之祖甲則在中身後蓋使祖甲即位而蚤則在位三十三年未足為壽惟文王壽數明見于經曰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葢欲人以是而知三

宗也考之經世書太甲祖甲在位皆三十三年太甲之立必蚤此雖無他證然太甲湯孫繼湯而立必在冲年以此知周公之稱三宗固以其德亦取其享國之最永者言之此太甲之所以不與也武丁之後有祖甲之賢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周公之言炳炳可據如此乃為國語遷史所誣後儒不能辯正又從而遷就其說豈不可罪也哉○知小人之依相小人爰曁小人舊為小人語意一類皆謂細民爾孔氏謂太甲

久爲小人之行亦幾于誣太甲矣○爰曁小人如漢宣帝舊爲小人如漢光武○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中宗高宗之久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葢言其舊爲小人則知其即位之晚也尤見其畎畝艱難備嘗之故不義惟王其語難解其事難攷不如闕之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至或四三年孔氏曰過樂謂之躭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金氏曰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聲色之奉驅騁田獵之娛嗜欲玩

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于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蝨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蘇氏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為作也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之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按漢武帝唐玄宗荒亡戕賊宜促其齡而壽者幸也一則巫蠱之禍父子相夷一則失國播遷身幾

不保逸豫之害明效大驗如此雖庸夫豎子亦諱言之而不足顧也蘇氏之言亦有未盡者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孔氏曰太王王季皆能以義自抑畏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抑者自下畏者不敢人自抑畏而縱逸者未之有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至厥享國五十年三宗之後稱先王以周家家法所在文祖王之近親耳目所逮言之愀然若復見之此所以獨詳之也○文王于衣服之奉

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益人君重于奉身則輕于為民心不能兩重而事亦不能兼得而無所妨也康功田功特約言之內有許多事在事在有司者文王以身先之事在民者文王以身勞之故下个即字○陳氏大猷曰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也○徽懿皆美也徽柔懿恭猶詩之言柔嘉維則也不過其則則柔為徽柔而恭為懿恭言文王和易近民其德如此也懷保小民又加恩惠于鰥寡之人自朝時至于日中至于

過旻猶不暇食用咸和萬民其勤如此〇文王之德何所不備特贊其柔恭者將言其保民敬寡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也視窮民之微賤如保赤子周知其情而處之無不到此非徽柔懿恭者不能也周公之言何其曲盡也〇盛滿之君抗然于上而上之意不接於下下之情不通于上則雖有剛明之資而民隱無以周知恩澤無以下逮文王視民如傷所謂徽柔也小心翼翼不侮鰥寡所謂懿恭也是以其於窮擔蔀屋之下無異一

身人之疾痛痾癢無有不知而其所以拊摩而抑搔之者無所不及也○惠鮮字難曉蔡傳謂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益以意觧比舊説為有理但欠證據史記陸賈云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易厭不見鮮美也後漢馬宫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此可證惠鮮之義又韓愈詩云霜曉菊鮮鮮○金氏曰即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知小人之依不足言益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之賢主而文王則創業之聖

君所以不同也○又曰省耕省斂非不游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爾教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田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爾○按游田國有常制文王雖不廢而踰之若不敢此言其心也惟恐有過乃所以不過也○邵文莊公曰為方伯則有伯事伯事所需庶邦供之國事不與焉是謂惟正○服且卑矣矧崇其宫乎食且不遑矣矧暇逸乎游田既不盤矣寧猶觀逸乎庶邦且正供矣矧萬民乎是以約在一已而和在萬民

文王之無逸可見矣○吕氏曰文王之壽即前章之理經訓昭然猶有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説以啓人主之好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至以萬民惟正之供孔氏曰繼今以往皆戒之○金氏曰此勉成王之無逸也夫觀以廣視逸以安身遊以省農田以講武皆人君所不能無但不可淫于此淫則為縱逸之私且病民矣故周公不戒之使無而但戒其淫茍必絶之使無不惟廢禮且

使人君苦于拘則未必不樂于肆矣○林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昃坐朝逸也周穆王所至有車轍馬迹遊也太康畋洛表田也皆淫于此者○按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葢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横斂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此言萬民而不言庶邦舉近以見遠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至酗于酒德哉蘇氏曰以百日之勞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蔡氏曰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葉氏曰令日耽樂則日復一日矣○金氏曰為紂非難凡以一日之耽樂為無傷者紂之徒也○呂氏曰無若殷王受云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比之況當是時爽滅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為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長此不已則必至為紂之徒也無

皇曰今日躭樂益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絶其微無若殷王受益要淫樂之終必至此極也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至民無或胥譸張為幻孔氏曰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君臣以道相正（蔡氏謂臣相與正君）故下民無有相欺誑○按訓告是先事告戒及因事箴規之意如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益戒舜曰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伊尹告太甲以烈祖之成德及三風十愆之事

與夫召公訓旅獒周公訓無逸之類皆是也保惠者保養其心將順其美敎誨者規正其偏成就其德呂氏謂訓告敎誨皆見于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于日用飲食之間功用益相表裏也愚謂古人保惠敎誨之功無所不在不專于言不止一事程子所謂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是也又如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凡若此類皆所以保惠而敎誨之

也保惠之豫故君不至于有過敎誨之備故善必底于有成三言胥正見非一之意言猶見古之人猶然今尤不可少也訓告之未已而又保惠之保惠之未已而又敎誨之古之人其愛君誠無窮也不以訓告爲足而使之保惠不以保惠爲足而使之敎誨古之人其納善誠無倦也○古之人如此是以心正理明事無遺照姦不能欺佞不能惑民之所以無或敢譸張爲幻也大抵正論常伸則邪説無自入○譸張誑也幻即眩也惑亂之

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_{並註疏語}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至否則厥口詛祝此厥不聽謂于我所言古人受訓告之事而不見聽則人乃法之惟阿諛順旨蓋厭聞訓告憚受教諫則甘言進而幻言入矣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蓋忠言與正法常相表裏逆忠正則變正法亦勢所必至也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呪言政令不便于民而民皆恚其上怨蓄于中至形于外則其怨深矣如漢張湯以

更定律令為廷尉汲黯質責湯于武帝前曰君為正卿不能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又謂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此所謂人乃訓之變亂先王之正刑者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至不啻不敢含怒哲即所謂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廸哲者言四君之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蓋為世主有知而不能勿去者故

又發此一義其實篇首二知字即廸哲也篇中歷叙三宗文王無逸之實即廸哲之事也此則總上事而申明之以起下意故蔡傳即以下意解廸哲曰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怨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按四君廸哲只是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使民眞不失其所依乃是眞知處何曾有致怨亦非謂必待怨詈之來無所藏怒而始足以見其廸哲也葢言其平時照管既無不周到至于一旦聞人有怨詈悚

然自反直任其咎㬥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以見其廸知之實譬如言孝平時先意承志就養無方百凡自盡何處非廸履之實所以必説到瞽象欲殺舜而舜只一味負罪引慝起敬起孝者葢知之到不到處于事之拂逆難堪人情之所不能無動處尤足以驗之也〇吕氏曰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誹讟入于耳激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惟三宗文王不然厥或告之

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脩其所未至其所誣毁之慭安而受之曰是我之過信若是不止于不敢含怒而已益初無怒之可藏也斯其所以為廸哲也○不止不敢含怒又從而自咎焉經文自明蔡傳去不敢二字失其語意矣

此厥不聽至是叢于厥身此厥不聽謂于我所言古人廸哲之事而不見聽則人乃相誑為幻汝則信之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幻言有以惑之也人主憂勤則

心莊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詛而天下和壽所以永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蠱壞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忿戾行而天下失其和此祚所以短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而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欲其監于上文所言而已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豈但人主之龜鑑在學士大夫皆當切己體察後世膏粱子弟已不知稼穡之艱難一居民上便不知閭閻之苦樂

身為怨府利歸小人逆耳之言尚不肯受矧曰小人怨汝詈汝肯不敢含怒乎在下者且如此況可望于人主乎

君奭

問召公不悅之意朱子曰召公不悅只是書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曰召公不悅益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

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臣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呂氏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惕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特留于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

所以篤于信也

周公若曰君奭至終出于不祥尊之曰君奭召公名也古人質相與語多名之召公周之支族言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乎意言在人也下文發之

嗚呼君已曰時我至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君已曰時我謂有人則永孚于休無人則終出于不祥其禍其福

皆在我而不在天也召公嘗欲上下勤恤期勿替夏商之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是固嘗以天命自任矣我之心亦如此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于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令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絶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帝命之弗敢寧天威之當永念正以天命不易天難諶故也是命也前人

以恭明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能經歷繼嗣則失之矣恭德者畏天顯畏小民無遺壽耉尊賢下士也明德者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講學稽古知人遠佞也後嗣子孫事忽于未更慮疎于不戒不克經歷繼嗣茲德而蹈喪亡者往往是也令公可不為孺子慮乎周公意謂須得老成人輔導乃能不墜先德惟其如此故在今予小子旦朝夕夙夜于王非敢曰大有所裨益匡正也惟以前人光大之德若無人說與冲子則將至于

泯沒而幼冲之人心志未定善言不先入標準不先立則將有昧于所從者故孜孜啓廸惟前人之光是付使不過于冲子之身而已在我者如此在公者將無同乎又曰天固不可信矣然在我之道惟以寧王之德不靳于其子則天於文王所受之命豈遂庸釋于其孫哉○我亦弗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越字當訓及今蔡傳訓於與祗保越怨字同帝天之命主于民心以今日之民心固無尤怨背違天命似若可保然民心

無常怨不在大既不能必民之常愛戴于我則安能必天之無降威之時若民罔尤違之時即逺念天威之可畏即不敢寧于上帝命也

右以天命民心之無常言國不可無老成之輔以下則歴言商之六臣文王之五臣武王之四臣或輔君以受命或輔君以保祚反覆推明以見召公之未可去此一篇之大意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至則有若甘盤周公

舉商家所以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為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成湯之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相湯咸有一德君則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臣則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治化所達與天無間故高宗稱之曰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周公稱之曰格于皇天無異辭焉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即伊尹益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也不言其績因上文也太甲雖未可擬于湯而尹躬尚在湯澤尚新則其治化猶如故也

伊尹勲在兩世召公佐武王相成王事亦同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格于上帝言克厭天心前篇言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此其格于上帝之實也克配上帝者湯也克敬惟親者太戊也此其語意之間亦微有分矣伊陟臣扈巫咸所事同一太戊而或曰格上帝或曰乂王家葢各以其所著而言亡書有咸乂四篇葢其事實而周公之所以稱之者也伊陟伊尹之子太戊太甲之孫湯時已有臣扈此臣扈豈二人而同名

者邪巫賢巫咸之子祖乙太戊之孫此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其臣亦勲德相傳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資皆召公之所當念也說命曰予小子舊學於甘盤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令周公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

率惟兹有陳至多歴年所孔氏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

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按陟配天蘇氏謂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其說得之此葢殷禮也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配天也陟配天言其臣主之同其榮多歷年所言其致國祚之久○陟不必以為升遐蔡說非是多歷年所通以殷之國祚言以見五王六臣之功非指各君享國之數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至若卜筮罔不是孚此承上商人

格于皇天格于上帝而言惟天心眷顧之純又使其國有人而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國以有人為實也因言其内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白以憂其君之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所明恤者惟茲惟舉德以治其君之事故不遑于内所奔走者惟茲惟舉德以治其君之事故不遑于外商得多賢之助如此故一人有事于四方四方之人如敬聽于卜筮而無不孚信也○惟茲應上之辭惟

德稱正義以舉賢為說言内外之臣惟明恤奔走之故又皆惟德是舉用治其君之事言其又能推賢讓能以人事君如此也一說此二句只帶外臣一邊惟兹兹字指奔走而言德稱亦如内臣之秉德也乂厥辟亦如内臣之明恤也用乂厥辟如云乂王家相似又多方夾介乂我周王○有事于四方蔡氏曰如征伐會同之類○天之佑商則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天之棄周則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

肯朝夕

此篇大意專言國有老成則天命可固因言天眷佑人國家使其臣子多賢效忠宣力之人充布内外足以應其相之旁求副其君之任使至是則為相者可謂不惟以一身之材能事其君而以衆人之材能事其君吾身有時不在而不患無復如我者焉如是而功成身退告老而去其復何憾若猶未也則未可去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至厥亂明我新造邦平公正也格感通也此又言壽國之道益多歷年所天之壽殷也天豈私于殷哉實由成湯伊尹而下君臣有至平之德通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壽也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于召公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私壽之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今召公能為周家

永久之念則天有鞏固之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矣天壽指國祚言保乂有殷本天意説重多歷年所上此與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語同而意不同也永念欲其置淺近廹切之去志為天命民心無窮之計如是則如商六臣之平格也固命則如商六臣之天壽也厥亂明我新造邦則如商六臣之保乂也此處正勉召公以匹休之意也○呂氏以平格歸諸六臣而君不與非是○持心如衡是謂平德平者天道故至平通

格于天○天地之道平而已矣人而平則通徹三極矣○先正劉文成公言宰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我無預焉其知平格之道者與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至集大命于厥躬割割殷也申重勸勉也寧王武王也勸即天惟式教我用休之意多方兼文武而言此言申勸寧王之德則前此式勸文王之德可知矣申者繼前之辭也集猶大統未集之集此言周家之命集于武王以起下文文王受命之意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至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脩猶一二邦以脩之脩和猶咸和萬民之和曰尚克者難其事而重其助于臣也有夏諸夏也孔氏曰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臣○按言有五臣者為之往來奔走導廸其常教故文王之德能下達即下文所謂廸見冒是也又反言若無五臣者能為文王如此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𥚇曰脩和有夏乎反覆言

之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至受有殷命哉言天純佑文王亦如昔之純佑于商而有秉德之臣踐履至到實知天威之不可違越以是昭顯文王啓廸其德使之著見于上覆冐于下即所謂西土怙冐也于是聞于上帝即所謂聞于上帝休也廸見冐聞正是昭文王處而見冐聞又皆廸之使然惟是之故遂受有殷之天命文王止為諸侯于何見其受命葢人心歸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天命之可

知文王之臣後佐武王誅紂不過卒其伐功而已上章言商賢聖之君皆已受天命之君也故以一人有事於四方罔不是孚言之此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受有殷命言之言文王由五臣之輔受有殷命見武王之集大命本于此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禄至丕單稱德孔氏曰文王没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禄虢叔先死故曰四人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此四

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尚廸有祿謂有天下對文王受命而言惟冒丕單稱德謂化及天下對文王見冒而言謂武王誅紂一天下而化被天下使天下盡舉行其德也按書中言稱丕顯德言惟德稱皆訓舉此稱德亦合然也蔡傳作稱頌之稱更詳之昭武王以上文昭文王例之昭字内當帶得有廸字意廸不專是啓廸其德為之導廸彛教亦廸也惟冒冒字内亦合帶得有見字意廸而後見見而後冒乃所以昭

之也○文王見冒止在西土至武王惟冒始化及天下
但丕單稱德亦且是大槩說其時殷民未服奄與淮夷
屢叛故周公自期又尚有曰丕冒云者○後曁武王曰
後者前承文王之辭也文王之時為之導廸彛敎使德
降于國人者此五臣也武王之時與之咸劉厥敵使德
洽于天下者此四臣也四人者出之可以為將入之可
以為相無所不可立政所謂從容德勿替厥義德者即
此也

此數節相承周公之意尤極分明葢周家之受命成之者武王啓之者文王而五臣四臣贊助乎其間則于基命集命胥有力焉者也文王脩和有夏得五臣之輔而命于是乎基武王丕承厥志得四臣之輔而命于是乎集見得成王以幼沖嗣文武之基緒當時之所謂四臣五臣者又半已彫謝朝廷尤不可無人之意○按文武之臣獨稱五人四人葢逮事王季所謂世臣者也太公歸周于文王之時故不及先儒徒

見周公不稱太公而不得其說故或以為太公文王師周公謙不以自比或以為其時太公尚在録死勉生不生誦太公之功要皆未當畢竟太公歷事文王又逮見成王之立世德之臣莫重焉何得謂周公所舉主世臣舊德故不及乎故呂氏歸諸偶有詳略非為人物評者可謂得之然愚則竊有疑焉文王之五臣既歷舉其名則下所謂惟茲四人者疑自有四臣之名而非因乎五臣之辭也在昔上帝割一節之下

先儒多疑其有闕文安知此節之下不尚有云有若某某者有若某某者而太公在其中乎此章則當在受有殷命之下然後接之曰武王惟兹四人尚廸有禄豈不為順乎今也在昔上帝割一節既越出于文王之前而下意不接武王惟兹四人一句又突出于五人之後而上無所承恐經丈無此例也姑記所疑以竢來者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至矧曰其有能格以游大川

喻欲與召公共濟召公意謂王已臨政天下事已略定其他周公一人自足以任之故周公言大無我責欲斂德而退罔勗勉我之不及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復聞其鳴矧曰其有能感格于天乎○正義曰詩卷阿之九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則成王之時鳳凰至也鳳凰至見太平此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于致鳳故以鳴鳳况之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至我不以後人迷兹指上文所言告召公肆其監視于此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然迹其積累締造益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盡謀所以寛裕之道乎茍欲獨潔其身而不為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狹隘之甚矣我道惟寧王德延終不獨善而以後人迷也以如以其君覇之以留而啓廸則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去而莫知適從則是我以其君迷爾

公曰前人敷乃心至丕承無疆之恤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以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布其腹心以悉命汝位汝三公以為民極民極謂大臣之職為民標凖故周禮六卿之首皆曰以為民極精白一心之謂明勉力不怠之謂朂下兩即喻以明之偶王在亶以耕喻也乘茲大命以車喻也皆承明朂而言相信并力指召公與王而言三公為王副貳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君推誠委任其臣臣竭誠匡輔其君志同道合乃克有濟也

三公為王任天下之重如車之有馭也在于合力天之難諶君知不可無臣而上下勤恤之相資命之難保臣不諉於在君而天壽平格以曽任乘玆大命乃克不墜也惟文王德者文王之德周之所以受命也積累締造艱難召公之所親見也常思念此而不忘則勉輔孺子自不容於不盡矣無疆之恤者天下初定憂虞方多也丕承者繼武王之辭也武王之言如此而可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至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勉將

終與之決于一言曰告汝朕允保奭朕允猶言我之情
懇也惟曰汝能敬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
之可畏乎殷之喪亡大亂周召二公躬嘗歷之言之猶
且不忍况見之乎是時成王初政老成彫謝深慮一旦
蹉跌復蹈其轍此實周公肝膈之隱而難于察察言之
者
予不允惟若茲誥至在讓後人于丕時允即朕允之允
言予豈不允而若茲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二

人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時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明揚俊民以盡大臣之職業庶乎天休可答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汝讓後人于大盛之時誰復汝禁令豈汝辭位之時乎○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令我二人而已○滋至則盈盈則難持召公所以有盈滿之懼然知懼在于自强非可以退求自免也故曰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勉其益脩德以自盡益求賢以自

輔爾○懼德之不足以勝則益自敬德可也懼二人之不足以勝則明我俊民可也○益脩德使平格保乂如商六臣廸知天威如周五臣明俊民使明恤于内奔走于外如商廸見冐于前昭惟冐于後如文武○其汝克敬德有丕休平格之意明我俊民有丕休商賚之意○讓後人古大臣之心也讓後人于丕時惟周公能及此惟召公可語此○有賢者可以讓而後其身可以退嗚呼篤棐時二人至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篤棐通指事

文武成王而言周家之業始于文王成于成王周召二公則輔其始輔其成者也今日休民風丕變是也此自文王怙冒西土以來積之有自矣其功不可以不成也我欲與公咸成此功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出日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爾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出日見遠惟不倦可以成終故成曰不怠惟同心可以共濟故成曰咸成文王功指治化而言不怠以成之惟在敬德薦賢二事文王曰見冒武王曰惟冒周公自期曰

丕冒治化有一處之不被聖人之心歉然不能已也伐淮夷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致罔不率俾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多誥通指一篇而言如商周諸臣之烈武王顧命之言天休之當答祖功之當終皆是也是豈不順于理而若茲告語之多乎葢大臣去留天命民心實係之國有老成則天眷可凝民心可固不然則是二者胥可憂矣予惟上憂天命之不終下憂斯民之無賴是以言之不覺其多爾

上言予豈不允而惟若茲誥此又言予豈不順而若茲誥之多曰允曰惠丁寧上之所言以見其告語之非得已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至徃敬用治歎息言召公踐履諳練之久惟乃知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論理之在民者如此正所謂民德也民非后罔事其相得之際孰不有其始乎當思其終謂有尤怨背違之時初終皆指民德言茲字指上三句說用治治民也民德謂

民心之嚮順非向背也然即其所嚮順終始不恒則向背在其中矣天命不外于民心故篇末專以民德言之

○謳歌訟獄憂非不能厥初也而其終也及汝偕亡亦即斯民爾來蘇徯后商非不能厥初也而其終也大命不摯亦即斯民爾

先儒釋經時世多從篇次若此篇在洛誥多士無逸之後成王已即政前已嘗以自服土中期之矣不應今尚曰小子同未在位則篇次有不可盡從者矣金氏以其

為初年之書葢非無據也無逸不知何時書但他篇有冲子孺子之稱而此篇無之則成王親政後也立政官名多異如三宅之類葢周初草創仍襲前代之稱也又一則曰孺子王二則曰孺子王可知其亦初年書也

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蔡氏以為次第當在洛誥之前金氏通鑑前編繫之八年周公分正東郊後事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至邦之蔡正長也周公位冢宰

長百官武王崩時也羣叔流言事在金縢言流言而不言其與武庚叛者本其罪之所起以該之也按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緒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武庚之本情也羣叔不知其情為所惑誘其因起于周公居内執政管叔兄也反在外監殷心不平而為流言以間周公欲以動揺王室及成王迎周公歸管叔遂與武庚俱叛是得罪于社稷非成王之所敢赦也故周公奉王命以討之致辟管叔于商辟大

辟也因蔡叔于郭鄰因謂制其出入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于屬列三年之後乃復其爵禄也此三叔得罪首從之差也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巳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于圻内圻内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國于蔡者不絶叔于蔡也○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聵在而輒立衛所以亂

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正義曰世家云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封叔處于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按孔氏謂蔡叔初封圻内之蔡今不知所在胡之所封仍取蔡名示不絶之是叔仍得為始祖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至往即乃封敬哉孔氏曰胡仲名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故我命

爾爲侯于東土往就汝封當敬哉

爾尚葢前人之愆至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因其率德改行而加勉之叔違王命忝文考忠孝俱蹉跌矣爾庶幾揜前人之失者在于忠孝而已爾前無所因自拔爲善可謂邁往其迹自爾之身克勤無怠則不但揜過于前亦可以垂法乃後矣其率乃文祖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焉此二句蔡氏作已然說似非語意

皇天無親至爾其戒哉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

所懐者惠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為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戒哉○金氏曰上文言其改行而已此又推廣之言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幾亦衆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為亂非但不為蔡叔之為亦非但如今日之所為而止也○克敬惟親敬字深惟德是輔德字淺懐于有仁仁字深惟惠之

懐惠字淺葢德惠是犬槩字面敬則與天為一而君道止于仁此所以有淺深之辨也

愼厥初惟厥終至終以困窮此與仲虺之誥篇末語相似彼言謹其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此言謹其初之道惟在于思其終葢未有始之不謹而能謹其終亦未有不思其終而能謹其始者也始終一理也于始慮終終以不困不愼終于始終以困窮矣○陳氏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於惟厥終也○張氏

曰感激者多銳於初而怠於終

懋乃攸績至康濟小民蔡傳作五事平説吕氏謂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所當懋之績也諸侯之職畢矣看來吕説較優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至則予一人汝嘉自中即所謂自有之中也心能制義順而由之無往而非中舊章者先王之成法中之所在厥度者吾身之常法中之所循若心有私主而作聰明以亂舊章則非中矣心無主

而視聽不詳或以側言而改厥度則非中矣作聰明者
己之私智側言者人之私見側言恒因視聽不詳而得
入○吕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
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讒說姦言每乘
其匆遽而入之詳者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于
樂循理者則常為其縶維側言乃解其縶維而縱之放
逸之塲者故從之也輕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
成深慮故戒如此○聰明出于己舊章守于人者也視

聽接于人厥度秉于已者也聰明戒于作而法之創于
人者能不違于已視聽勉于詳而度之秉于已者能不
移于人以相對而言○舊章厥度皆中之所出何也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在吾身
則謂之度在先王脩之于禮樂刑政以治天下國家則
謂之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愆不忘則無不
中矣○聰明天德也作聰明則私智爾呂氏作與不作
天人判焉語寂旨○聰明視聽之則也詳視聽亦聰明

之事○弗為貴所動不驕弗為慧所使不妄制貴易制慧難作聰明者為慧所使者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廢朕命

尚書日記卷十三